

中国书史参考文选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

1980年6月

说 明

- 一、这份文选是配合“中国书史”课程学习的辅助读物。
- 二、书中重点选收了有关我国图书起源、书籍制度、历代图书出版发展的论著、文章或资料。根据材料的篇幅和内容有的全文收录，有的只作节录。
- 三、资料的编排以时代为序，在时代之内，再依专题区分。以古代、近代资料为主。有关建国后的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材料选入较少，准备在今后教学过程中继续逐步增添。

目录学教研室“中国书史”教学小组

1980年6月

目次

古代部份

一、早期的中国书

- 我们最古的书甲骨文——龟册……………懿恭 (1)
- 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陈梦家 (7)
- 简牍检署考……………王国维 (12)
- 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舒学 (18)

二、纸与写本书

- 杀青…………… (22)
- 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王明 (33)
- 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潘吉星 (44)
- 我国古纸的初步研究……………刘庆仁、胡玉熹 (52)
- 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郑振铎 (61)
- 敦煌文物被盗记
- 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王重民 (69)

三、印刷术和印本书

- 毕升发明活板印刷术……………沈括 (79)
- 造活字印书法……………王桢 (81)
- 中国版刻图录序……………北京图书馆 (82)

南宋刻书地域考·····	张秀民(92)
明代的铜活字·····	张秀民(107)
论敦煌吐鲁蕃发现的元朝时代古维文木 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 传的关系·····	程溯洛(124)
关于翟金生的“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 究·····	张秉伦(130)
清代印刷史小纪·····	净雨(134)
清内阁大库·····	刘文典(151)
乾隆焚书·····	左步青(153)

四、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制度的演变

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	蒋元卿(175)
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	李文禛(191)

近代、现代部份

一、我国的早期报刊

有关强学会报刊的新资料·····	杨瑾璋(204)
谈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 ——《女学报》·····	潘天祯(208)

二、现代印刷术的传入与利用

“察世俗”与梁发·····	张静庐(212)
彩印业创建史话·····	王念航(216)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	陆费逵(219)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	李泽彰(226)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	贺圣鼐(236)

外资经营的中文报刊……………戈公振(252)

三、党领导下革命书刊的出版与发展

党最初设立的出版印刷机构……………贵 芳(262)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

——新青年(一)……………李龙牧(264)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

——新青年(二)……………李龙牧(288)

马克思著作在我国出版的概况——纪念马克思

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丁景唐(306)

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张允侯(311)

新华书店发展简史

——1937—1950年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330)

古代部份

一、早期的中国书

我们最古的书甲骨文——龟册

懿 恭

我们的祖先，在很远年代以前，就知道用文字来作为记录的工具。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就是商王朝后半期——从盘庚到纣辛，文字的使用，已经到了成熟期。此时由图画的形象文字，已发展到使用所谓“会意”字和“假借”字，并且已开始使用“形声”字了。我们从现存的甲骨文字中三千以上的单字来看，文字的发明，距离商代决不是很短的时间，而使用到商王朝，已经有若干年代了。据传说“字”是古代仓颉造的，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我们知道，文字的创造，是我们祖先在劳动过程中，为了适应实际需要，逐渐创造逐渐改进，决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也不是一人一手一时所能作到的。

根据甲骨上所写、所刻的文字，和商王朝所遗留下来的青铜器铭文（这时的陶器玉器上，有的也有文字），知道商朝人对文字的使用，已很普遍，但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等等，虽然为数很多，记事的文辞，却很简短。据我们推想，

在商王朝，记载朝廷史事的鸿篇鉅作的长文典册是会有，现在不过还没发现罢了。尚书周书的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甲骨卜辞上也有“雋册”“祝册”“工典”等文，不难推想这种长文典册是会存在的。并且书写典册所用的毛笔和布帛竹木，由遗物遗文上来证明，在商王朝都已经有了并且被使用了。例如用毛笔写字，在武丁时已盛行，从文字上看，“册”字甲骨文和金文都作，是象征几个长短不齐的片片，联缀起来的形状。这几片片如果是竹木作的，那就是竹木简册。甲骨是用以记录卜辞和其他事件的。那一叠初出土的龟版，从侧面纵看，不正好是册的象形吗？那末这种叠累的记载卜辞的龟甲也就是“龟册”了。小屯乙编四五二八片有一片龟腹甲记事刻辞：“三册，册凡三”，无疑的，这正是记载龟册的数目，史记的龟策传的“龟策”，正好给这作一个注解。至于兽骨当时如何放置，我们还不得而知，但由骨臼刻辞的启示，郭沫若先生说这正如今人的写“书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说中国最古老的书，从现存的实物上看，第一就是商王朝的甲骨文，也就是“龟册”了。

甲骨的发现，是在一八九九年。王懿荣最先开始蒐集。一九〇三年，老残游记的著者刘鹗第一次出版了专门著录甲骨文字的“铁云藏龟”，因之引起了学者专家们的注意和研究。这时甲骨出土的真实地址，还没有人知道。直到一九一〇年，才被罗振玉访问到，是在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地的小屯村北洹河南岸出土的。这小屯一带就是后期商王朝的首都。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二八年三十年间，是私人发掘的时期，甲骨文的研究者，可以刘鹗、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王襄、叶玉森为代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间

是机关发掘时期，前中央研究院曾用科学方法发掘，先后共发掘了十五次（中间河南博物院也发掘了二次），后因七七日本侵略而停止。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者，可以郭沫若等为代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这十一二年因日本的侵略和蒋匪帮发动内战，甲骨的发掘因之停顿，但这个时期也有出土，是在盗掘情形下进行的，所以遭受破坏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虽然进行了一次发掘，因为要慎重地保存小屯地下的完整性，留待将来作有系统的发掘，所以只在四盘磨村和洹河北进行工作。此次的收获很大，关于甲骨方面，在四盘磨得到了民间的记事刻辞。一九五二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又发现了甲骨。五十多年来甲骨出土的总数，据胡厚宣的统计，大约有十六、七万片，但是甲骨出土后，百分之九十九是破碎的，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特别少。据我的估计，这十六、七万片碎片，除去著录中的重出互见，和收藏家的迭互收藏，把不重复的碎片，大致加以拼合，那末计算起来，最多也不过有五、六万片。在这五十多年中研究甲骨学的人将近三百人，出版的著作也将近千种。

所谓“甲”“骨”，甲是乌龟的腹甲和背甲，骨是牛的肩胛甲（俗名琵琶骨，北京的土语叫“哈喇巴”——原为满洲语）和少数的肋骨，特别还有用人、兽的头骨和距骨。甲骨极大多数是在上面用锐器刻出关于占卜的记录。它的内容是关于祭祀祖先，天时的风、雨、晴、雪，年成的丰歉，打猎，征伐，疾病……等等，不论大事小事，沒有一样，不是在甲骨上占卜的，从卜兆显示出的“吉”或“凶”，来规定作或不作，反复占卜的结果，都纪录在兆纹的旁边。我们根据这些纪录的卜辞，对于商朝的经济状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

商王的世系、军事、文化、政治等等都有线索可寻。二千四百年前，孔子曾慨叹“殷礼不征，文献不足”，而我们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今天，对商朝的知识因甲骨的发现，反倒比古人知道的更多，这不能不使我们兴奋，同时也感到祖国的文化遗产是多么丰富而宝贵！

掌管占卜的人是“史”，现在有的研究者叫他“贞人”或“卜人”，大概也就是古代的巫吧！他们占卜的方法，是在卜以前，先在甲或骨的背面，凿一个长槽，上宽下狭，狭处逼近光滑面（正面），然后再在槽旁钻一圆坑。卜时用火在圆坑上去烧，因为槽和坑上加了热力，在光滑面上沿着槽和坑的地位，爆裂出一纵一横的小纹，这就是“兆”。卜人根据兆纹的形式，而判断吉凶。我们现在看到遗存的甲骨背面，这种钻凿和烧焦的痕迹很多。这种痕迹和兆纹，都排列得很整齐，龟腹甲是以中缝作中线，左右对照着卜，在左的向右，在右的向左。背甲（锯成两半）和肩胛骨是用左右各一具来对照着卜。卜的次序，有的自下向上，有的自上向下。然后把卜的次数，“兆辞”用小字记在兆旁。最后就用较大的字，把卜辞刻或写在旁边；有时还记明卜后的结果，是否应验。还有在所刻的字里填上红色或黑色。卜辞的行款，向左行或向右行，根据兆纹的方向而定。但也有例外，如卜辞在龟甲的边缘，都是由外向内；牛肩胛骨的最上端，逼近骨白的，多数是两条卜辞并刻，由中间起向左右背行，这是甲骨卜辞行款一般的形式。甲骨文字，除卜辞外，还有所谓“纪事刻辞”“甲子表”和“习刻文字”。

甲、与卜辞有关的纪事刻辞：

（1）甲桥刻辞 是写刻在龟腹甲两边凸出部分的桥骨上的。

(2) 甲尾刻辞 是刻在龟腹甲的尾甲上的。

(3) 背甲刻辞 是刻在龟背甲里面的边缘上的。

(4) 骨臼刻辞 是刻在肩胛骨顶端凹下臼面上的。

(5) 骨边刻辞 是刻在肩胛骨表面边缘的下端，大多数是倒着刻。

乙、与卜辞无关的纪事刻辞：

(1) 骨版刻辞 如小臣牆记战争俘虏的刻辞。

(2) 肋骨刻辞 如宰封记狩猎所得，和王对他赏赐的刻辞。

(3) 距骨刻辞 如宰封记祭祀的刻辞。

(4) 人头骨刻辞 是刻在人头骨上的祭祀刻辞。这人头无疑是俘虏的头。

(5) 兽头骨刻辞 是刻在兽头骨上，是纪念狩猎所得。

丙、甲子表：在骨版或龟甲上刻出六十甲子或者前三十个甲子，这是为占卜时排列日子或检查之用，是一种占卜用的工具。

丁、习刻文字：甲骨文字有一种歪七扭八的拙劣的文字，反复着刻，甚或还有不成文理的。这都是学习写刻的人，作练习之用。正如今天儿童们写仿差不多。

在这许许多多的甲骨文中，给了我们很多很重要的历史知识。虽然人们都说甲骨文是占卜的龟册，但它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史实。这正是第一手珍贵的确实的直接史料。我们怎能说龟册不是书，而只起书的作用？

这些已经成了“散叶”的破碎甲骨，它们写刻时期，包括了从盘庚到纣辛二百七十多年。在这相当长的年代里，我们如果想把甲骨文给它一个确实的年代，考定它属于某王朝的制作，那末甲骨断代是必要的。断代研究的方法是由王国

维创始，他用卜辞里的“称谓”，定甲骨的年代。后来董作宾因出土大龟四版的启示，由“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个标准，分甲骨为五期，作了一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文的考订年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梦家近年也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他的甲骨断代学正在次第发表中。我们希望甲骨学专家们尽快地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公布出来。

伴随着断代研究，还有一种工作，在整理、研究甲骨学上是相当重要的基本工作，就是把破碎的甲骨缀合起来的复原工作。本来甲骨埋在地下，已在三千年以上，它本身原就有凿钻兆坼的斑痕，在地下又受地土的重压；出土时又经锄头敲击，出土后，又辗转地移运，这脆弱的甲骨，不断地破裂，以致一片破成若干小片；若干小片可能又分藏在各家。

卜辞因破碎，致辞句不全，使人难于索解，所以要考订古史的阙漏，词例的类比，都有待于把这些散碎的片子联缀起，才能谈到考订工作。王国维在殷墟文字考释里首先拼合了先公先王合祭的卜辞，后来郭沫若、明义士、董作宾、陈梦家、张宗騫、郭若愚等也都作了这种缀合的工作。笔者在这方面，也曾尽了些力量，作成甲骨缀存和甲骨缀合编二卷，后来又把小屯甲乙编继续拼缀了几百片。这件工作是繁琐的，还须要心不旁鹜。笔者在这件工作里，曾备尝甘苦，但每当想到给专家们作材料上的供应，使这些流离失散的残缺不全的碎片能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却也感到无比的愉快。

在甲骨研究上，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关于商王朝的生产方式、经济情况、祭祀、礼制、地理、田猎、征伐、历法、文字、文法、断代等等重大的问题，现在虽粗具轮廓，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希望甲骨学专家

们，历史学家们利用这批丰富的甲骨材料——我们最古的书（龟册），并以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使我们对于奴隶社会时代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节选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陈梦家

安阳殷墟卜用甲骨的出现，至今已五十三四年。过去的学者或是拓影了文字，或是作了研究，都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材料的公布多是零散的，往往又有重复的；材料本身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有些拓本不是某一块甲骨的全体的拓本，而只是将有字部分拓出，有的时候，同一块甲骨的有字部分被分成数截分载于不同的书版上。如此对于研究卜辞是很不便的。由于许多甲骨不是由科学发掘出土的，因此属于不同收藏的甲骨而可以缀合的，往往因原物不在一处或拓本没有拓全，未能重为缀合成较完整的甲骨。近二十年来，地下材料出土的数量大有增加，而研究甲骨的工具书如《甲骨文编》，作于二十年以前，新出材料都未包容于内。如何扩充旧有的甲骨字汇，亦是当前很急迫需要的。过去甲骨拓本的影印，印数有限，而种数甚多，初学者要寻找材料，多感不便。这些分藏于不同处所的甲骨，如何集中整理，出版一个依年代因事类相次的《甲骨刻辞总编》，尤其是重要待举的工作。以前所出版的甲骨材料书，只注重文字部分，对于实物的形制（修整的手续，钻凿和卜兆的形制等等），都没有交代；因此甲骨只当作一宗文献资料来研究，忽略了它

在考古学上以及古器物学上的意义。

过去对于甲骨刻辞的研究，比较的着重于文字的考释。也因为文字考释的极多争论，因此如何应用这些材料来使之成为历史学的资料，是做得不够的。虽然，利用甲骨材料确乎已初步地解决了一些历史问题。今天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研究殷代的社会，除了重新整理材料以外，还得彻底地在立场、方法、观点上大大有所更改，庶几乎更好地利用这批地下极珍贵的材料解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

以上是目下及最近过去甲骨材料及其研究所存在的若干问题。解放以后，由于我们政府的重视古代文物，由于人民对于这种知识的要求一天高一天，甲骨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兹分别就已有进展或着手进行的各方面，分述于次。

（一）甲骨之归公与集中

过去的收藏家，把甲骨当作私有的古董，因此甲骨出土后就分散到许多私人手中，其数目多寡不一。其中以刘铁云、罗振玉和刘体智收藏的最多，各人都在五千片以上。解放以后，私人的收藏已逐渐的归于公家，最后最大宗的一批是刘体智的二万八千片，已于一九五三年夏由中央文化部收购了。从此大部分的甲骨已归于公家，现在散在私人手中的，或百余片或数十片的，还有若干宗，这些零数若集合起来还有数千片。我们深切的盼望这些零散的甲骨早日归公。

统计已出土甲骨的总数，是不能准确的，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所谓片数只是碎片，许多碎片可以缀合为整甲或整牛胛骨。只有整甲或整胛骨的数字才有意义。过去有的人把数字估得过高，有的人估得稍低。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再作一次约略的估计如下：

甲、现在属于公家的	约五万多片
乙、现在属于私人的	约五千多片
丙、被国民党反动派劫往台湾的	约二万五千多片
丁、流散在国外的	约一万五千多片

总数约为十万片，这是一个比较近乎事实的数字。其中如在小屯 YH 127 坑所出的编号一万七千多号（都是龟甲）。已发表的部分，编号一万二千七百余号，我们由缀合的整甲和首甲尾甲来估计，约为四百五十个左右的整甲。以此类推，则十万片甲骨，大约只有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而已。

以上归公的五万多片，将近五分之四在北京。若是能将五万多片集中的加以整编，凡实物可缀合的缀合之，否则依实物各拓一全拓，如此可就现有甲骨拓集一份完整的《甲骨刻辞总编》。

（二）甲骨之缀合、重拓与人头骨

已出土甲骨材料的整理与重编，现在正开始了一些工作。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接受了郭若愚的《甲骨刻辞缀合》，准备印行。这是将解放前发掘出来而刊布于《甲编》《乙编》的材料加以缀合的，一共缀合了324号，使许多碎片重行归入于母体。后来又加入了曾毅公和李学勤所缀合的158号。如此甲乙两编中可以缀合的，已尽可能的缀合了。但是，所遗漏未及拼合的，还有不少。这种拼合的工作，需要许多人不断的留意拼合，逐渐的积累起来，才可以慢慢地使分散了的碎片重行复原。甲骨经复原后，原有的辞句便完整了，款式便清楚了，兆序与左右对贞的情况也明显起来，对于通读卜辞有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卜辞只是些断烂朝报，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加以曲解。

刘体智原藏的大宗甲骨，一九五三年秋运来北京，现在正在逐件制拓之中。这批甲骨从前虽已拓过，但当时所拓不是全体的，只注意有字的部分，因此靠旧拓来缀合，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逐件重拓，注意正反面联拓，注意拓法的改进和增加速度。想以此作全部甲骨重拓的基础。但因片数太多，工作进行是很缓慢的。同时，由于重拓这批甲骨，得有机会检查甲骨的形制和质料。安阳所出人头骨刻辞是较少的，此次检出二片并送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加以鉴定，认为确是人类的头骨（右顶骨前内角之一块）。

（三）解放后安阳以外甲骨的发现

直到现在为止，刻了卜辞的甲骨只出土于安阳的小屯和侯家庄两个地方。解放以前，卜用的甲骨在安阳小屯以外也有发现，如历城的城子崖，濰县的大賚店，旅顺的羊头洼，济南城南郊，济南大辛庄，滕县安上村和永城的黑孤堆。其地域不出山东、河南两省及其边域。

解放以后，在安阳小屯以外出土卜用甲骨的有以下各处：

- | | |
|------------|----------------------|
| （1）安阳四盘磨 | 一九五〇年考古研究所 |
| （2）辉县琉璃阁 | 一九五〇年考古研究所 |
| （3）邠县 | 一九五一年山西大学地质系 |
| （4）郑州南郊二里岡 |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
| （5）济南大辛庄 |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 |
| （6）洛阳东关泰山庙 | 一九五二年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

(四) 甲骨断代和综合研究

解放以前的甲骨研究，大约经历了以下的几个阶段：

(1) 鉴定与蒐集；(2) 文字的诠释；(3) 历史的考证；(4) 古代社会研究；(5) 贞人断代。其中“贞人”断代，虽粗具规模，但尚未有较详密的系统。只有加深断代研究，才能推进文字诠释与历史考证。有了这三方面的基础，才有可能综合甲骨刻辞的材料，殷代金文和其它刻辞的材料，文献上的材料以及考古发掘所得的材料，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殷代社会，考证殷代的历史。我们计划在今年度完成《甲骨刻辞综述》一书的初稿，希望此书能供给一些整理了的材料，稍加系统的分类叙述，在过去研究成绩已有的基础上，充实材料，选择比较适当的说法而加以补充。它或许对研究殷代历史社会的人，对有志研究甲骨的人，稍稍有一点帮助。这本书希望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尝试地解答以下的问题：(1) 甲骨是什么？怎样发现的？怎样研究的？(2) 过去的学者怎样去认识甲骨文字？(3) 殷代的文法是怎样的？(4) 怎样从卜辞上研究殷代的历史、地理和各种制度？(5) 卜辞中所见的殷代社会是怎样的？当然，限于甲骨材料之不易通读以及近人研究的成绩总是有限的，因此这样的书未必能符合人们的要求。

五十年来，甲骨的出土是现存殷代最重要的王家档案，怎样去保存它，整理它，并从其中发掘古代的历史或社会机构，是极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希望有较多的同志共同来担负这个重任。

简牍检署考

王国维

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书金縢：“史乃册祝”，珞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顾命：“命作册度”。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既夕礼：“书遣于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用木书者曰方，聘礼：“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礼：“书赠于方”，周礼内史：“以方出之”，哲簇氏：“以方书十曰之号”是也。曰版：周礼小宰：“听闾里以版图”，司书：“掌邦人之版”，大胥：“掌学士之版”，司士：“掌群臣之版”，司民：“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是也。曰牒，韩诗外传七：“周舍见简子云墨笔操牒”是也。竹木通谓之牒，亦谓之札。司马贞史记索隐：“牒，小木札也”，颜师古汉书注：“札：本简之薄小者也”。此谓木牒木札也。说文六：“简，牒也”，又七：“牒，札也”。论衡量知篇：“截竹为简，破以为牒”，文心雕龙五：“短简编牒”，此为竹牒也。殷周制度虽不得而详，然战国以降，则曰略述焉。

简策之别，旧说不一。郑康成仪礼记注，杜元凯左传注皆云：“策，简也”，贾公彦仪礼疏谓：“简据一片而言，策